

慳遂成百廢當急發之金而不發是慳財也  
當急用之人而不用是慳官也及今而決尚  
恐其遲必欲慳之而大事去矣此臣所謂安  
危在此一舉萬萬不容緩者也譬諸素封之  
家忽有戶庭之寇主翁惜牛酒之費不藉扞  
禦于衆乃獨抱箱篋以爲固也可謂得計乎  
語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非千金輕而一壺  
重謂呼吸生死所係耳若慳以成廢此在無  
事時已不可况事急之秋乎置有用之人于  
無用雖堯舜無以格頑而無餉之兵無兵之  
將雖孫吳無以制敵矧東西夷虜合兵交攻  
衆寡強弱不問而知沿邊諸鎮誰不自危彼  
歌舞而入此拱揖以迎無人可拒亦無人可  
援全盛之朝不能赫然震怒示威四夷尚望  
援于朝鮮及金白二酋今且有不可必者事  
勢至此真可憂可懼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臣  
每聞塘報忿醜類之日橫虞受侮之無極耻  
爲堂雀之娛少效曲突之計度臣所言非狂

非躁天地祖宗實所共鑒

皇上儻以臣言有當伏乞俯採末議亟圖經久之策際此之時卽一日三接諸臣遍詢石畫不言勞也章奏隨上隨下不言瀆也以六合爲蓋藏何患無財以百官爲手足何患無人去兩慳之心振百廢之病急發所當發之金使士有宿飽人有固志而當事者無掣肘急用所當用之人使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窺鼎者自寢謀二百五十年來之大物毋使一朝大環則億萬年無疆之慶自我皇上貽之世世矣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惠安伯張慶臻題爲遼左事勢孔亟兵餉匱乏可虞懇乞

聖明俯俞廷議速發帑金以作士氣以張撻伐事切惟狡爾奴酋悖恩不靖一入而撫順破再入而三堡殘疊尸流血野哭原啼傷目慘心莫此爲甚且也恣豺狼之性出倍慢之詞而猶未已也近閱邸報又見夷虜東西合兵耽

耽開鐵矣誠賈生所謂非直倒懸而已者釋  
此不討長此安窮我

皇上赫然震怒自聞倣以來宵旰靡寧移督臣于  
險地起經畧于林間授鉞推轂調卒征兵期  
滅此而後朝食豈非雪恥酌王除兇報古繼  
二祖而興之偉烈哉但國之大事在餉與兵餉足  
而後兵與兵虛而兵卽與俱虛有兵而  
無餉則雖蜂聚雲屯無論形之合神之離而  
神之離與無兵同將見脫巾而呼曰我以莫  
必之命離父母捐妻子披堅執銳不憚祁寒  
暑雨而令枵腹以待斃何如受若直任若傭  
或操瓢而乞者之反得緩湏臾死耶故聞募  
而不應者有之矣中道而奔逸者有之矣身  
履行間而心懷反側者有之矣兵法曰士卒  
用命乃可越境古有箠醪之餽投河共飲而  
三軍樂爲致死者此無異故以上能同其欲  
也夫有所欲則必有所不欲奪其欲而與之  
以不欲則渙于何萃離于何合而荷戈禦敵

之士爲操戈入室之人也矧天子富藏四海  
原不患貧赫聲濯靈救一方之塗炭固萬載  
之苞桑則內帑再發直一反掌間耳  
皇上何惜此朽蠹而請于五十萬之內者不報請  
益于五十萬之外者不報耶想

聖衷淵妙節之神固而內歛而膏之普以時外溢  
耶顧軍旅未行糧糗先儲際燃眉之時而卽  
實師中之腹不戰而氣自倍及今不爲之所  
以至土崩瓦解始鯁鯁焉謀足餉

皇上卽盡發其蓋藏亦曷有濟是仁恩之下沛不  
容頃刻緩者也抑臣又有說焉戰勝在廟堂  
賢才非所由以制勝者歟日今九列寥寥臺  
省落落殊不知一官有一官之任一日有一  
日之事代庖者苦庶務之難遍獨運者苦共  
濟之無人况多事之秋正建樹之會則大僚  
之補考選之下又今日吃緊第一事也

皇上自爲社稷計卽當爲諸臣計而渙汗之頒有  
不待臣言之畢矣臣稔知罪蹈越俎緣世受

國恩誼同休戚當此主憂臣辱一腔葵赤不  
覺勃勃欲吐故敢尾諸臣 上陳

○山東巡按楊一桂題爲馳報叛夷再犯情形甚  
惡懇祈

皇上急發蠹積增選裨將以保危疆事五月十九

日酉時據總兵李如栢差大撥口報本日巳  
時東夷達子約有五千進懿路城邊內圍住  
三岔兒堡又據鐵嶺大撥口報本日寅時有  
三千東達子從河口臺進徑奔撫安堡口報

相同至二十日卯時據大撥魏景春口報十  
九日辰時又進達賊一起不知其數圍白家  
冲堡及至午時大撥王尚仁報稱三堡俱被  
達賊尅破李總兵麻總兵兵馬見合營懿路  
地方拒敵等情該臣看得陷城撫順之北三  
十里爲會安堡北卽三岔兒撫安白家冲三  
堡鼎足接連相去俱三十餘里賊酋一日而  
進尅之則開原東邊之堡已去其半連前所  
陷撫順城堡南北幾二百里瀋鐵東面藩籬

殆盡壞矣儻賊長驅勢若破竹今城堡各兵相戒固守彼衆我寡未敢輕戰薊鎮援兵五千分散三處貼防所募新兵不過萬餘尚在各處方行操練且因無餉已募者欲散未募者不前似此情形開鐵潘陽存亾之機可立而判蓋在逆酋蓄毒二十年而發之一旦故其鋒難遏在我十餘年玩愒一旦發而後制之自爲力難辦賊一發得利則志驕再發得利則志逞今正其逞時矣禍患不測事在燃

睂懇祈

皇上大奮威武慨振乾剛立發帑一二百萬以收士馬

勅下兵部速選附近邊鎮慣經戰陣編裨一二十人以整練生軍先固疆圉隨議勦賊尚可圖全不然全遼之禍京輔之憂不忍言也

○前軍都督府管府事臣東寧伯焦夢熊題爲東事可憂空言無補佇望

皇上臨朝講求萬全之策立奏蕩平事臣自束髮

侍朝見哮劉倡亂于西關白糺紛于東播酋  
負固于南皆蒙我

皇上奮然征討相繼底定彼時廟庭濟濟不聞推  
轂乏人庾廩陳陳不見轉餉無策况哮劉之  
坐守孤城關白之羈踪海澨播酋之遠在川  
蜀皆與今日建酋狡黠隣近不同也此酋久  
懷異心時竊窺倚宦遼者無人不騰口頰以  
聖主照鑒于上遼人扞禦于下未卽見剥膚之禍  
不意邇年以來東征起而遼疲矣高淮出而  
遼削矣大將捐脰于沙場帥府幾夷爲郵舍  
酋中借箸者半係中原亾命以此窺遼輕遼  
而一旦卒發也

皇上選將征兵筆籌劍畫似無遺策然今大寮臺  
諫寥寥無人比曩時濟濟者不同司農司空  
相望束手比曩時陳陳者不同酋又乍進乍  
退變幻莫測邀買人心蠶食邊堡此等舉動  
豈可與哮劉等同日論耶臣祖東寧伯焦禮  
起家遼帥以有今爵臣頃見戎馬縱橫不勝

并州之憤恨不卽寢皮食肉以繼先勛然今  
皇上所用文武紳弁皆海內良儔旌旄東下此首  
定無噍類惟是臣思忖有一大窾要焉惟在  
皇上早出臨朝而已益

皇上者天下之主也當此乏人乏餉之時值此費  
財費力之事

皇上高坐深宮止憑傳宣作用臣下固無敢不用  
命但警欵不親瞻承不肅精神終是不貫血脉  
畢竟不通何若

皇上暫一臨朝召見大小臣工指揮可否商確利  
害將見百靈呵護九塞懽呼普天下誰不爲  
皇上東向切齒一日而鼠穴之酋立碎矣譬之有  
家鬪者主翁焦勞不寧事事胼胝凡家督亞  
旅臧獲而下誰敢自愛自然勢張氣倍今日  
東事惟愿

皇上蚤出臨朝而已不然兵雖有而士氣不鼓餉  
雖有而轉輸不裕日遲一日人甚一人此酋  
今日得一堡明日得一堡萬一開鐵失則遼



陽危遼陽失則廣寧危山海之外皆非我有  
萬一

陵寢震驚京師搖動

皇上卽出而臨朝不亦晚乎臣爲此不避斧鉞聊  
從諸臣之後懇求

皇上出朝爲破虜第一策至于若何而兵精若何  
而餉足諸臣之牘幾于山積臣不敢復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厝處惟艱遵

旨敬陳一得之愚仰懇

聖明速賜允行以濟燃眉事項因建酋蠢動邊軍  
不戒喪師辱國天討方行屢奉

明綸命臣部以多方厝處毋悞軍機該臣于前月  
十九日疏請那借南京戶兵工銀五十萬及  
查催各省直應解部銀六款奉

旨允行其清虛冒搜無碍等客另疏專請者亦奉  
旨依擬行矣除應請覆應請留者仍另爲陳乞外  
爲照遼之需兵必不得已之役也兵之需餉  
亦必不容已之費也但議餉于無事之日東

那西湊尚露肘于捉襟每至呼庚而丐瓊林  
之積議餉于多事之時四盡三空徒望門而  
持鉢安能剗肉以充羣腹之枵顧事至今日  
急矣樞臣以三百萬議矣督臣以三百萬請  
矣大約酌于征倭征播之費而姑慎言之耳  
然此三百萬者不知天雨乎抑神輸乎合口  
顚

天未見恩膏之滂沛乞憐徼惠終是涸澤之响濡  
臣日夜焦思集各司屬矢議而斟酌之計畫  
雖勤利孔難再或目前見爲利而要之經久  
則必渝或事後若可行而揆之慮始則必駭  
毋敢爲嘗試也臣謹叅之衆論之同少抒一  
得之見凡得可行者數事稽之往牒足據質  
之人情無疑者也敢縷數之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查得南京戶部本色米自三十五年以來所  
積頗多皆未動支浦口倉之豆足支四五十  
年究且朽腐無用蓋軍有消而糧無減糧多

餘則可資別用此理也查得隆慶三年令南  
京戶部查各該監局等衙門米穀豆麥果有  
餘積足穀數年支用照依每年額派數目行  
具文各該地方坐派暫徵折色三年自後以三  
年爲率斟酌改派折色銀兩着徵解戶部接  
濟邊用夫以

穆宗朝帑藏豐實猶惓惓邊餉今南糧積朽邊計  
騷然所當改折三年解充遼餉也

一各處兵壯名色不同額設不少按季支領工  
食多費金錢但各處資之防守者少而用之  
差遣者多且省直州縣無處不有兵壯亦無  
兵不有工食其工食見在不費區處今議每  
十名暫扣工食三名一年之外仍舊給還原  
設如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近地各府  
俱限文到一月內差役徑解太倉其東南省  
分遠隔者聽各府隨便搭解限文到三月內  
卽速爲起解到部不得遷延月日無濟緩急  
凡各州縣每處各兵壯若干每名工食若干

十扣其三共該銀若干于某月日解府該府先報部查考延遲者計程查叅庶各處俱有協濟且不騁騷小民而所得亦不貲矣

一各省直京邊錢糧一年額徵原以備一年之用年來拖欠數多雖相沿已非一日而當此事勢窮蹙之時舍本等歲入不爲嚴催卽管晏持籌無復之矣逋負多而責解于一時似有焚林竭澤之嘆兵餉急而總緩如平日亦非分猷共念之心應咨行各撫按文到之日先儘已完者盡數起解未完者立限催征遲亦不能過今歲冬季其現年征解者一面陸續起發接濟于遼事庶有裨乎

一遼東各鎮司民運屯糧原係國初額設贍軍正項京運特後來之漸增耳乃各鎮造報未完在遼東則稅課司雙山等處欠銀九千二百兩零矣屯糧欠米穀豆三萬一千九百九十石矣在薊鎮則順天河間共欠民運銀五千八百八十兩零矣山東共欠三萬九千五

十兩矣密雲則順天河間共欠七千三百一  
十兩零矣永平鎮則順天河間真定共欠二  
萬七千二百六十兩零矣昌平鎮則順天河  
間欠四千六百兩零矣五鎮如此他鎮可知  
所當照冊清查嚴行催解以濟窮邊以舒太  
倉之急者也

一三十九年南京巡倉御史傅宗臯題將水兌  
軍糧三十萬石除正支一十七石外餘俱每  
年改折徵銀其從前拖欠酌爲帶徵分數併  
解遼東兵餉自三十九年起每年改折江西  
饒州等府直隸應天等府水兌糧一十四萬  
石每年該銀八萬九千六百兩又自二十九  
年起至三十七年止各省直拖欠糧石盡改  
折帶徵并前見徵每年解遼餉三分之一迄  
今八年以見徵三分之一計算該銀二十三  
萬八千三十四兩零而帶徵之算不與焉乃  
至今分文未解據該部原議則前此二十三  
萬八千餘兩所當作速遵

旨補解者也據傳御史原題及今遼事孔棘則後  
此當每年盡解本部以濟時艱不然卽取解  
三分之二其何說之辭焉

一御史薛貞題稱任刑臺時庫貯有備倭兵餉  
千餘兩一縣如此各州縣可知按蘇松時有  
備倭餉銀萬餘兩訪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  
此各省又可知處處搜括皆現在實數可備  
一時之用案查本部前疏題稱先年東征各  
省直有裁扣衙門各役工食及省節公費別

派等項銀兩事在丙申丁酉間原備征倭之  
用事平未復總計各省直爲數不少或卽係  
前項備倭銀兩每年積貯未解或係另項貯  
存卽當查明定數逐年起解以佐軍實者也  
一先年倭播之後各省直搜解無碍庫藏協濟  
頗多遂以成功三十三年京師水災本部題  
准各省直差官解運米糧至京平糶價銀卽  
少抵解京邊湖廣徑解銀一萬兩助賑今遼  
左告急甚于倭播奚啻水災各省直誼切同

舟凡一應庫貯無碍銀兩如條鞭之有積存也各衛所倉糧之有支剩也撫按司道府州縣運司贖緩之有贏餘也監兌及各省題裁官員各役公費之未盡除也西北有開荒備邊而東西之新墾編派也閩廣海田之額外升科也沒官贓罰有如李寧等之類也粵東之有久裁巡撫贖罰而上元等縣之有餘鹽銀兩也吳中之有修河餘銀而各處橋梁稅廠之有浮羨也諸如此類地異事殊難以悉數總屬無碍所當一併搜括以助軍需者也卽撫按爲地方水旱計亦當酌解十分之五六內外庶其兩利乎

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之有俵馬也所以重京營備戰守也何敢輕言折也但每匹官價近三倍而醫人芻粟解驗諸費又幾不貲近該順天巡按王象恒題稱各營路市馬定價八兩當價增十五兩期于騰驤可用至于州縣腹地之馬原堪山邊冲突之用每匹價三

十兩其俵解寄養苦費不可勝言宜通改折  
一年令其解價罔寺轉發各鎮隨便市馬一  
匹可得兩匹之用此足軍甦民之長慮而權  
變之善經也相應暫折一年半價解罔寺照  
議給邊市而既不失俵解原額半價解太倉  
那充遼餉馬政無損于馬兵興大有賴矣  
一各省直漕折銀兩原以寬民力也當年弗及  
徵解未有逾年不派徵者今查南直隸江西  
湖廣河南山東各處總計共欠七十一萬一

千九百餘兩夫以漕糧折銀至越數年不解  
果真小民拖欠乎抑地方那用乎近該巡倉  
御史條陳本部覆准另貯太倉爲京軍之需  
目今請內帑借南北部銀如救焚然豈以太  
倉應入而反不得爲太倉之用乎所宜作速  
催解仍立限本年之內盡行報完者也

一考成叅罰近例森嚴各處督撫非不遵行而  
拖欠如故則虛飭之意多而實核之意少也  
如給由各官尚可據冊籍稽其到部完欠若



叅罰開復一節則止據咨文報完各督撫亦據道府申報層纒而上耳中間豈無那移虛報之弊此叅罰開復之宜覆者也如南糧拖欠舊議年終叅罰近來未見毅然舉行欠者不叅則完者觀望而生怠如南京戶部前疏所稱各年本折拖欠幾二百萬則此後又可知矣合無將累年拖欠南糧水兌改折之外仍盡行改折帶徵并災折銀兩現徵完欠于年終奏報照例嚴行叅罰造冊報部以憑覆請已徵完者照前起解三分之一克餉永爲定例其于足食足兵非小補也

一各邊鎮屯糧鹽糧入倉俱宜照年給散軍士以免陳腐虧折若倉攢網利收不如法積久支放頃慮軍譁偏支折色餉旣坐困糧復烏有如遼東四十萬倉糧不數年而半屬空文可鑒也是又在各餉司加之意耳至于事例之開原以濟太倉之匱臣非不欲推廣途徑以助涓滴然終不敢破格輕議致壅仕路其

有一二與工部不侔者或此加而彼減或彼開而此停容臣會同巡視衙門參酌新舊會議歸一改刊書冊曉示援納人等事體微細且非更端未敢一槩瑣陳伏乞

皇上念軍務搶攘瓶壘空懸將臣所議俯賜採擇允行係額外搜處者發軍前聽用係本部額餉者解本部濟邊庶捷伐之威可彰東隅之耻可雪卽以誓奴虜而安九邊鞏

神京而奠盤石端在是矣抑臣尤有深願焉天下猶一身也人身一指受痛則百骸不寧所爲摩拊而呵護者無遺力也况今痛在肩背項脊之間可云形骸各異痾痺無關已哉臣之爲此議也

明旨督責于上羣情顛望于下近見順天撫臣急缺援遼兵餉一疏勢極迫切臣部旣無點金之術可使馬騰而士飽又無卸擔之地可能右諉而左推不得不屢爲多方之措耳然議南料則皆已題之往事議搜括則皆見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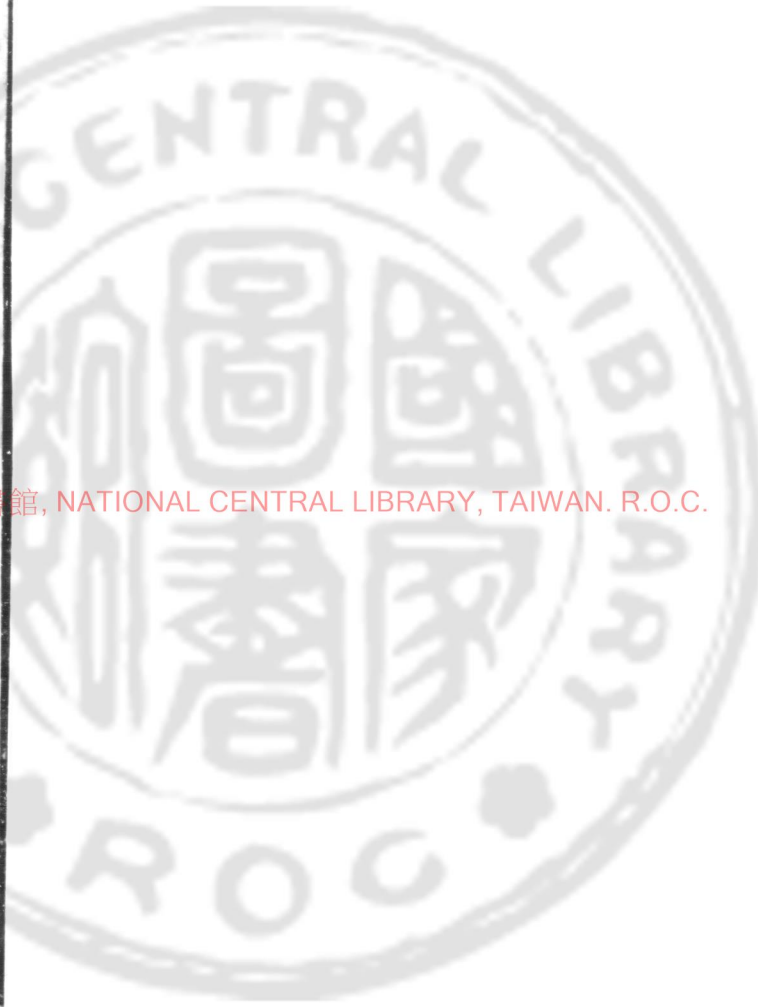
庫藏議拖欠則皆惟正之額供議設徵則皆  
僉同之輿論外此而談厝處是挈覆釜而餼  
行道之饑炊塵飯而飽孺童之腹也巧婦能  
乎哉所望同心謀國者共襄時艱勉完大局  
毋專恤民窮而忘國計毋輕議越俎而病祝  
宗臣一片苦心幾于嘔血無地矣更望

皇上畱神遼左勿以戎心暫伏而泛常視之  
嚴勅諸臣務期協濟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于  
宗社生靈亦有餘休哉 籌遼碩畫卷之六終

籌  
渣  
碩  
畫

八  
卷  
七  
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之七

戊午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夷虜東西合兵開鐵萬分  
危迫懇乞

聖明速勅薊鎮兵丁刻期出關以救剝膚之患以  
遏長軀之勢事據開原道稟稱二十五日丑  
時夜役口報有東夷不知其數在松山堡邊  
外下營犯在卽刻勢甚重大同時又據夜役  
邢大漢稟報有西虜巴領兔慙合宰賽煖兔

卜兒亥各營達子已上了馬只在一二日犯  
搶南朝同時又據李應元報稱先十九日奴  
酋攻尅撫安三堡之時蒙道協分付差通使  
萬國輔飛馳北關金白二酋寨內調兵援勦  
金白二酋堅執不允只說保守家事夷情叵  
測事難逆料等情到職職念松山等堡民雖  
已歸併大城堡內僵五百人防守賊必有以  
三四萬扎營待戰以數千圍繞攻城我兵仍  
止數千又不敢戰又不敢救恐五百守堡者

且往遺之擒矣况前尅三堡時止添有宰賽  
之三千今據西虜且以萬騎不知合攻一城  
不知分犯各處向所恃者金白二酋爲我鄉  
導爲我驅使今或見我勢弱慮恐嫁禍不免  
有遷延觀望之心遷延觀望猶可安知不陰  
逆陽順終聯奴夷以圖我乎此時卽再尅空  
堡猶可又安知不乘勝鼓行以攻圍開鐵乎  
開鐵儻難保全遼去其大半夷虜合爲一家  
關東似纍卵之形畿輔增卧榻之賊震及

陵京憂在社稷此非被髮纓冠之時乎職一面  
先以旗傳開鐵云大兵已陸續前來一面督  
發副將李光榮保定總兵王宣俱馳而東然  
光榮統領堡兵止一千五百王宣選挑不過  
數百沿途前去但可張聲助勢尚恐爲賊所  
遮豈堂堂正正而足濟事哉職前所請宣大  
陝西各鎮之兵不知得奉

旨否卽奉

旨猶覺爲遲乞先將薊鎮各標下家丁作速摘發

三千或朱萬良或張聰領之臺兵亦併摘發  
二千卽以見在南將領之刻期出關救援如  
兵不精強器不堅利者領兵將官聽從重叅  
庶夷虜不致長軀畿輔得以鞏固矣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抵關聞警  
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守事職方清吏司案  
呈准經畧楊鎬前事到部爲照奴酋再逞一  
日而陷我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藩籬盡撤  
遼瀋之情形益孤蓋岌岌乎危在旦夕矣賊

衆動以數萬騎而我兵分布各城堡多者僅千少者數百卽自固且不能足况望其能救援乎經畧楊鎬請先徵兵沿邊各鎮爲目前戰守計再調川浙湖廣之兵兼募土著以備征勦盖度彼已之勢審強弱之形不如是不足以規全勝保完局也臣部就經畧爲折衷薊鎮先已調發五千頗挑精銳今再于九標十二路內各摘家丁百名或摘守臺南兵數百是又挑去精兵一千四五百人矣近日石

塘路馮家峪之報溫酋携有鈎板攻具似不止零竊而該路邊長空多防禦又不可無朱萬良此兵將應否調發是在督臣度薊事緩急何如耳薊鎮先議改募入衛兵八千人此兵見募若干亟應督發出關或以募兵未經練習將此項分撥各營路而挑選舊兵之勇健者赴援如經畧所摘調之數亦一便也宣大山西臣部先日請兵之疏亦嘗倣東京事例各該調數千大同山西撫臣皆遺書於臣



謂卜素二酋方治兵相構勢不便于調發卽  
薊鎮燕河路將調張聰于大同督撫卽移咨  
議留矣臣部先議各鎮以見在兵馬調發而  
陸續募補正謂西鎮非無事之日但論事勢  
緩急調者不容時刻緩而募者猶可次第集  
也陝西四鎮昔劉哮之變遼師亦直趨寧夏  
則東西何嘗不相顧哉但人臣畫守封疆一  
彼一此不能無分畛域徑調其精銳則兵馬  
自慮空虚言乎召補則錢糧漫無着落宜各

鎮有辭于遼耳臣請立發新餉二十萬特差  
本部司官二員齎解各鎮一面催押兵馬前  
來宣大山西二鎮各發銀四萬兩以一司官  
領之徑解至各巡撫衙門而聽調兵馬視經  
畧疏請之數聽彼中總督自爲裒益總之三  
鎮以萬人之數爲率甲馬器械俱備卽以原  
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分  
統之各聽其帶慣戰裨將所携家丁或千計  
或百計徑赴經畧標下宣大以十五日爲期

山西以二十日爲期延寧甘固四鎮共發銀八萬兩以一司官領之總解至三邊總督衙門聽其分撥所調兵馬之數卽視其發銀之數總之四鎮以六千爲率如經畧所請甲馬器械俱備卽以原任總兵趙夢麟統之亦聽其自帶裨將家丁徑赴經畧標下延寧以三十日爲期甘固以五十日爲期其發去銀兩每兵先給家丁銀三兩本等月糧草料本鎮卽于額餉內豫給一月供其行資而沿途之

行糧料草視入衛兵馬應添之數于發去新餉內一頓拆給以免逐程關支或致遲滯大半每名安家行糧計費五六兩上下調兵三千餘約費一千八百兩其餘銀兩卽以補各鎮調去馬價不足聽其督撫移咨戶部兵部于新餉內補給援兵入遼卽支遼餉視其原糧之數或照遼丁之額而本部之月糧便可另募補額之兵矣各兵有內顧者每名月給銀六錢贍其家季終類報戶兵二部亦于新

餉內照數發補總不以遼餉累各鎮寧復有  
趨趨者乎通計七鎮共該發銀二十萬兩乞  
勅戶部速爲處給俟各省直解到新餉補還太僕  
馬價督臣汪可受見請買馬萬匹臣部正在  
酌議似難再有責望矣史車二夷安撫宣鎮  
東路者臣待罪宜撫時薊遼督臣王象乾曾  
調至密雲挑選能控弦者不滿二百今越七  
八年少者漸長數當愈昔然恐不能滿三百  
也各夷生有男女俱給有名糧其調去援遼

者每名止給賞二兩併月糧俱留贍其家而  
行糧視各兵稍加厚焉亦各願爲効力但須  
得一驍將統領之耳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  
柱後先且至初謂大兵未集進勦尚無定期  
會議令杜松暫駐山海劉綎等暫于五府到  
任迨調集兵將稍有次第調遣入遼亦未爲  
晚今開鐵之報急于星火勢難少緩相應速  
令各將携帶家丁星馳出關聽經畧調度卽  
昌平總兵王國棟隨任家丁亦督令一併赴

遼此際遼人之望援兵不啻饑渴况各丁皆  
慣戰先登之士真所謂當十當百者乎至于  
山東撫臣中軍項日李長庚遺臣書謂東省  
比年多盜自本官至而練兵飭武賴此以安  
戢且勿推陞臣部旣調登州防海之兵不便  
調其得力之將古北路中軍滿桂督臣汪可  
受業咨用之潮河川矣其張定蕭升王宗陸  
尹克泰杜福楊相曹邦輔等不妨移會各鎮  
督臣徑自檄取此經畧得以便宜行之者也

浙兵及川貴土兵臣部初亦議調有謂水陸  
步騎用各不宜跋涉路途氣亦易竭不如就  
近調募而劉綎一稟揭至謂川貴兵出入崖  
峪埋伏攻擊是其長技馬戰堵殺亦稱便捷  
且鞍馬器械多其自備招集不一月可致數  
萬皆舊所歷戰統率之人大非烏合之比此  
亦李牧思用趙人意也臣已兩次馬上差人  
于中途趣之浙兵及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土  
兵征播征倭時俱曾調用請如臣部前議各

調發四千以一驍勇將官統之徑自度遼一切安家行糧或支本處錢穀或動解京軍餉皆有成例可以覆視也臣愚每念南北徵兵海內騷動遼左如募土着數萬可以撐拒亦不願紛紛調外兵今度此事勢必非遼左兵力所能獨支不得不倣東征事例以調發爲請楊鎬頃過都門意亦不欲輕調南兵出關之後見奴勢張甚沿邊諸鎮徵發有限亦不得不議及湖廣川浙之兵矣蓋今日救遼非止爲遼正爲京師門戶計也禦盜不於門戶外迨其延入堂奧持挺而逐之豈有及乎揚鎬此疏蓋趙充國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之意旣經具揭前來相應亟爲題請懇乞

聖明立賜裁斷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勢甚危遼餉甚迫謹再陳那借之策以救燃眉以保疆土以免震京師事照得奴酋么麼小醜而狡詐異常每伺我不備狂逞攻撫順等三堡則破攻撫安

等三堡則破忽然來以乘我又忽去以怠我  
彼有取卽獲我隨在失守若怠而不急爲備  
則彼有拉朽之勢而我有破竹之形全遼之  
地恐爲此酋席捲長驅之所矣臣奉

旨那借措處業兩上封事百般嘔心昨閣臣傳奉  
聖諭仍欲臣上緊多方那借設處務使軍餉不缺  
臣有心憂杞無術點金凡遼之京運額餉上  
半年二十六萬餘已爲解發訖先議新餉一  
百萬及帑金十萬在京者俱解惟借南京者  
未發尚有待于

明旨也近據總督及經畧揭帖及通國公論遼餉  
非再得三百萬不可臣聞之寢不能寐食不  
能咽也夫以三空四匱之時而云三百萬何  
多也然以固守封疆并征勦叛逆之舉則三  
百萬不爲多也聞彼兵來如驟雨去若飄風  
在遼之舊兵旣弱而新兵又寡所調宿將又  
多未到是遼今日真爲無人之境可不寒心  
哉况遼左有失則京師危遼左可守則京師

安以安危之計付之經略而經畧無兵無餉  
勢處其窮請兵請餉急如星火若機會一誤  
則後不可爲矣臣與司屬等官私爲商確欲  
不奏瀆則勢不容已致誤國家則臣罪滋大  
且臣部及臺省諸臣前後條陳措餉疏無慮  
數十上而得 旨者惟臣部二疏先疏六款  
業已馬上飛遞去矣近日十一款亦爲馬上  
飛遞去矣然以地之遠近料之近者須一月  
外遠者須三月外今遼勢急于呼吸是時不  
能待也况搜括不過數十萬是數亦不能多  
也近聞臣同官尚書張問達昔日撫楚時爲  
採木乏用議借湖廣監稅一年荷蒙我

皇上俯允至今賴之夫採木可留稅今東事危如  
纍碁獨不可留乎楚中可留稅今省直徵調  
紛然獨不可留乎盖此稅原係一半解部一  
半解監者若並解監一半俱解太倉以一年  
後卽止仍舊亦爲便計查得湖廣迤東則有  
河南山東南京江西浙江福建蘇松湖口臨

清天津河西通灣等處雖多寡不等亦可積少成多而濟急也又查得湖廣迤西則有陝西山西四川廣東廣西等處雖多寡不同亦可積少成多而濟急也蓋動天下之兵宜動天下之餉民窮財盡既無所處現在稅銀自宜借及况稅未解入尚屬外府留之自外于內無損捐一時之監稅奠萬里之封疆孰得孰失何去何從願

皇上決擇于斯也不然遼陽城薄不可爲守兵勢寡弱不可爲戰且奉 旨起用諸將尚未卽到止督臣經畧二人方在徵兵又苦無餉恐奴虜突至必無幸矣臣痛今日之遼病已漸深是扁鵲望之而走者也夫天下事至于扁鵲望之而走卽窮天罄地而無救于危矣母謂臣言不亟也伏望

皇上軫念遼左阡危干係社稷封疆逼近京師與當年征倭播不同俯允臣請將各處稅銀暫留一年儘見在者先解濟急其餘續解仍將



各額數預先報部庶遼左安則京師安京師  
安則四海免于驛騷而天下之民舉安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左日急一日遼餉  
日緩一日仰祈

聖明勅諭南北臣工星速借湊以圖共濟時艱事  
先是酋之敢行猖亂陷我三城而旋退舍也  
卽明知其狡焉叵測或圖爲再舉在秋高馬  
肥之日不謂乘我無備就此夏月糾集東西  
諸虜不頃刻而再破三城蓋臣往始聞遼變

時有三議二防一疏卽云建酋馬喜食夏月  
河邊柳英逆料其狂逞不在秋而在夏也臣  
不幸言而中矣夫奴先後尅去六城中間敵  
臺多至一百一十五座自撫順至張家樓子  
幾可三百里近復蹂躪汎河懿路之間懿汎  
危而瀋陽危瀋陽危而遼陽危漸及廣寧且  
岌岌乎易如破竹奴之勢何綦洵也聞奴住  
牧險隘背枕巉巖凡議事則率諸子登巔頂  
密言卽奴將領無一知者子八人除長子羈

囚未知曾否釋放每領兵皆諸子爲政而一切事權不寄閩外且也霎時議兵霎時出兵霎時進兵或霎時退兵來如驟雨去如飄風閃爍迅疾而不可方物奴之計何綦詭也奴來以五六萬騎而我之抵敵奴者不滿數千奴衆我寡奴強我怯奴以主待我客以逸待我勞以數十年蓄謀待我倉皇猝應而至于束手無策往時與北關可恃爲鄉導近則北關畏奴方惴惴有戒心又恃朝鮮可爲犄角

流聞奴且欲與朝鮮締秦晉子女之好奴之窘困我何綦迫也今日議調薊鎮兵矣議調宣大延榆一帶兵矣議調川湖浙各處兵矣議新設山海關總兵杜松令其到關卽出關矣議新僉書劉綎官秉忠柴國柱諸將俱俟到日卽赴經畧聽其指撝分兵翼援矣夫此遠近調兵總計不知若而人新設諸將帶領家丁不知若而人千萬成羣責以枵腹荷戈微論長驅夷虜自外來者不可禦而只此脫

巾士卒從中變者恐尤難支矣故今日需兵  
需餉事急燃眉乃徵調有期而糧糗未備則  
不能不仰嘆而欲墮賈生之淚以無從也夫  
尚方積餘緘滕日固此聽

聖衷之自轉難容臣下瀆陳舉朝口噤舌咋姑不  
必論獨措餉一節除戶部兩疏得

旨陸續通行省直外臣不有措餉三議乎不有錢  
法一疏乎錢法雖權子母之厚貲難免歲時  
之延緩至三議中有請差督餉一議拜疏後

衆論焚焚或謂搜括不便于藩司或謂錢穀  
原專于糧道臣卽未敢獨持偏見靜聽

宸裁至若俊秀輸貲則東省救荒近事具在上食  
半扣則徃歲征倭成例可循柰之何竟留中  
不報也顧此猶曰請命自臣子可否俟之

皇上耳若奉命惟謹乃臣子分誼南京戶兵工三  
部昔借銀五十萬不有赫赫

明綸在耶而柰何僅以半解也據南戶部疏稱該  
部庫銀共止二十三萬有奇所借二十萬則

所存僅三萬彼執以爲詞猶若言之有故持之有理至南兵工傳者謂兩部庫積尚饒卽兩部自䟽亦不及該庫多寡數目則大意已可想見除南戶或仍照議定前數或姑減前數聽戶部作何議覆外至于南兵工各銀十五萬兩斷斷不可少減願

陛下速令如原數及蚤全解此臣爲留都諸臣請勅諭者一也顧此猶曰近火而望救于遠水等待少需時耳若輦轂之下罔寺水衡通國僉謀非兩處借資不能救助萬一而罔寺且先期爲戶部折價之請則有䟽爲督臣買馬之請則有䟽臣念寺臣職掌攸關自不能無說而處此且馬價所從來原爲京師備緩急今遼左旣危則由門戶而堂奧勢自堪虞此亦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而獨計京師緩着尚可徐圖就裏通融終難堅執若水衡則大工旣停原在可借况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嘗謂京社誠安卽茅茨土

堦從古且稱爲盛治封疆不保卽瓊宮瑤室  
從古悉化爲丘墟一念於此水衡得無愴然  
動容耶水衡于會議二十萬初雖少難尋已  
捐發而通國僉謀更謂水衡于二十萬外須  
大爲那湊臣晤計臣約以登門力懇亦不啻  
數矣據經畧諸臣謂是役也非三百萬不可  
只恐猝然之頃遽難取盈大約三二日內權  
發得百萬以暫壯邊臣之膽暫安邊卒之心  
其餘陸續再作區處庶于事體少濟而獨是  
百萬先且難之又難頃接太倉兩主事交代  
之冊除老庫八萬外僅存四萬餘金而各邊  
討催年例如織如鱗皆未之應查巡青衙門  
尚有二十餘萬若借以水衡五十萬罔寺三  
十萬共可足百萬之數計臣明告

皇上急效持鉢貧兒惟今日

皇上沛德音曉諭諸臣以同仇之誼同舟之濟亦  
惟今日少緩則遼左半壁城堡幾何而再堪  
數數見告乎此臣爲輦轂諸臣請

勅諭者二也夫金錢則一庫有一庫之用那移出  
納律禁森嚴官司則一官有一官之職伐庖  
越俎昔人譏之矣今以別庫正項之銀而槩  
爲餉用以不係司農之官而代爲司農用於  
祖制則非經於官常則甚諄而臣之爲此饒舌者  
是臣前疏所云處無可奈何之時勢行萬不  
得已之權宜計臣清夜自思諒不以臣言爲  
悞蓋臣嘗以遼事譬救焚然當火發而家之  
主伯號召焦頭爛額者于村落窮鄉至亞旅  
而下平時或司門扃或守委積今亦各營各  
職恬而不之揀

皇上主伯也諸臣亞旅也

皇上所恃賴惟是計部條陳搜索省直正猶遠召  
焦爛于窮鄉而如所謂各營各職者在諸臣  
謀國同心萬萬無此獨是危難迫切中發恤  
杞憂臣不得不以苦口藥言互相激發况乎  
借之一字就戶部對各部而言則爲借若論  
皇上則南北總皆

皇上之財以

皇上之物力保

皇上之邊疆誰分畛域而直爲是拘拘也臣近見經畧䟽揭及其傳諭報房語一字一泣乃

皇上一切置之後時以阿堵則日益緘藏以章䟽則日益山積以官爵則日益印剋甚者主不臨朝相不入閣爲今古罕邁我大小臣工儻復拘文牽俗不爲行權委曲立濟顛危天下事尚忍言哉伏祈

皇上一面諭戶兵二部卽議借銀確數具䟽上聞一面于應借衙門諭以大義令隨借隨給毋執爭以悞大事臣曷任懇禱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急借部寺現銀以濟軍興以保疆圉事臣自奴酋犯順以來夙夜淵冰唯奏處糧餉是慮而無柰太倉之如掃何前于閏四月間已設處銀十萬兩卽命臣部照磨萬有孚起解矣隨又發京運額餉八萬餘兩命臣部郎中李枝秀起

解矣往解銀者及關而止臣命二臣俱出關直抵廣寧蓋一面解餉一面探知彼中虛實爲後來轉輸計也昨萬有孚回悉言遼左情形臣不勝驚駭遼事急在旦夕則督臣及經畧所請三百萬之餉亦急在旦夕矣奴酋蓄謀叵測用兵甚詭聞其精兵健馬與煖宰連合已近十萬突來突去如風如雨而我人望之伏匿奔竄曾無一兵一馬敢出而犯其鋒觀奴酋再入已過半月而將官提兵不聞以

一矢相加遺則可知者蓋奴知我之虛弱久矣其所陷撫順撫安等城堡雖云六處而所尅墩臺已百十餘座所失地方自馬根單直至張家樓業已二百一十餘里其老幼之虔劉丁壯之擄掠及奸狡之歸降者業已數百餘萬又東距清靉北距開鐵不過二三舍一蜂擁而卽至而其城堡單薄外磚內土久未備葺不待衝擊而崩圯之形已見矣舉全遼之人膽已落而氣已餒卽募兵兩月應募者



少其人先有慚怯畏死之心故也又乃蠻獨  
骨諸虜素經奴兒今見其所犯轍克益有傲  
睨中國之心且傳語遼人我秋高大舉看與  
奴兒哈赤孰強蓋一虜狂逞而諸虜生心遼  
之危殆岌岌乎一髮引千斤也遼危則山海  
恐不可保乘勝長驅震蕩京師此時而罪兵  
餉之遲亦何及乎臣之力已殫無米可炊前  
疏所請催徵等款雖已移咨飛遞而地方寥  
廓勢難猝辦西江之水無救燃眉臣仰體

聖心不得不爲多方那借設處之計昨已於巡青  
科道借銀二十萬兩爲山陝西調兵安家行  
糧之費亦旣許以相濟矣其有現銀在庫可  
以急借急解而急救旦夕之危者則工部及  
太僕寺也竊見大工旣停主憂臣辱之時急  
難不以相濟而尚硜硜職掌之是拘乎

皇上之輟工正謂有所輟于此將有所用于彼也  
爲遼事而輟卽當爲遼事而用此而不用雖  
輟亦奚以爲况急借于今日以圖破賊之功

而徐徵于異時以竣大工之業亦濟變之權  
而先務之智也太僕馬價其見貯者較之往  
年雖少而每年有拆色解入則所積亦不爲  
不多矣昨少卿趙士諤疏中有云儻事未可  
結局再有所需臣寺誼切同舟自難秦越視  
緩急定有以應是士諤急難之心重於守職  
而明許臣部之再借也况馬有拆色原備緩  
急時勢急迫孰逾今日臣請于工部再借銀  
十萬兩而于太僕寺再借銀五十萬蓋此餉  
之借非徒爲援遼計也門庭之寇滅則堂奧  
寧矣肩臂之患祛則腹心固矣脫遼左一旦  
有不可支之禍則京師亦一旦有不可釋之  
憂土崩瓦解解其患不獨在遼也脫遼事稍緩  
臣猶可從容以俟外解之至而此何時乎臣  
安得不亟亟議借也且天下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之財

皇上之財也自臣部言之似乎乞憐之窮計自

皇上言之誰非公家之藏則誰非公家之用詘于

西羸于東損于一日益于百年正富有四海者之勝筭而典守者所不得錮其鑰也伏乞皇上速允臣請卽日

勅下將工部太僕寺現銀如臣請之數工部借一十萬太僕寺借五十萬旦夕發解以慰將士雲霓之望以脫遼民水火之厄庶封疆可守而撻伐可施矣惟皇上之自爲社稷計也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應舉題爲日象大異可畏國事可危懇乞

聖明早覺反危爲安事臣聞外人傳喧二十八二十九日日中黑鬪爲變異常五月初一日未時臣于宅西空地親用水盆仰照見日旁有黑氣作態游移上下忽入日中日光盪轉不定若不能堪旋爲黑餅蓋於日上黑出日光奄奄如紫少頃黑氣在外又作態復入日光盪轉黑蓋仍如前奄奄變赤如是者三又變淡黃未申以後遂無光彩臣稽李淳風玉曆

通政中其占甚惡臣聞變不虛生日變尤大  
四月之日變尤爲至切以其爲六陽之極而  
陰敢犯也黑者陰象掩日最爲不祥臣亦未  
知應在何等但舉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  
建酋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  
俟惟以甘結勒碑苟安目前養成豺虎使之  
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徵兵索餉驛騷天  
下而前後敗事之人無一奉

嚴旨樞臣家坐不來將臣懷疑不進朝廷甚急臣  
下甚緩臣下甚急朝廷又甚緩無餉無銀無  
兵又無成筭熟視拱手騰口以待時日聽胡  
夷之交合爲嬰城之危計大言勦而恐不知  
所守慮在外而又慮域中臣切不知其所終  
縱倖無事不堪再舉矣何也力竭而難持財  
竭而難繼法玩而不威不可收拾也夫

世廟之世南倭北虜並發卒以不危者何也法嚴  
而任事者惴惴也故以兵部尚書翁萬達自  
潮州二十七日到京尚被嚴譴且財賦有餘

武臣不乏名臣名將得以便宜從事故雖亂而卒平今萬事隳窳以天下之大賦稅非減于前事例日多于舊太倉銀庫何以若洗臨德徐淮四倉昔皆三十萬名爲備郡國荒以代轉輸實陰備有事日師行糧從之用也今乃不及數萬漕運以秋爲期先臣于謙當也先之變所以得留漕卒自益也今踰期不到漕卒亦大不如額太倉糧餉昔足支數年今能有幾昔時通倉米多于謙恐爲虜資請給官軍一歲糧俸聽其自運以餘米爲之直今不知所積多少議者但欲招兵而不急催漕運師旅叢聚量沙難飽變且中作且各省招募卒非精卒費銀又多且恐未必中用不如發銀聽大將自募其募必精精則可少矣精卒一可當三精卒三萬卽可當十萬矣如以兼人之餉餉一精卒十猶贏四猶之費也與其以不練之卒充數而無用毋寧發銀聽其自募之爲精與其充數多而糜餉毋寧兵精

數少而餉猶可支又况處處招募將令奸雄  
生心卒有澤中之呼海外之警首尾衝突肢  
腹單潰此立蹶之道也

陛下視朝中文武吏有可倚仗者誰如有可倚仗  
必能發夷禍于數年之前處餉銀于不虞之  
備何至今日倉皇驛騷計無復之但以內帑  
爲恃乎萬一城門晝閉更有何策臣願

陛下先自備言兵言餉言法言域中事事停妥毋  
生後災而後可言勦也如其不然願察日變  
臣聞緯發恤周漆室憂魯况于蒙恩澤被寵  
榮者哉行取諸臣久覩時變必有奇謀宜令  
條畫以資朝闕閣臣一人斷不能獨當其任  
宜得知兵者參其事宜今朝臣悉舉在官在  
家習知兵陣真心任職之臣以修實政仍舉  
草澤奇武材傳至京師仍

詔朝臣克廣德意和衷廣益破藩籬求功實惟賢  
惟能有益于國者是與毋以意見橫生猜疑  
凡事議定而後行期于成效毋或二三

勅内外文武百執事各修其職所職不效必罪無赦亦無或故爲撫拾撓亂職守使人不得盡其用得以迓咎分責

陛下宜深加修省臨朝咨詢得失登進賢能允下考選使官充其任事責其成毋滯奏章修

祖宗故事振持綱紀一以令甲從事其有誑誤觸犯心忠而跡狂其才有可使者施以不測之恩使感奮自效而重朋罔失事違命自恣之罰如此法一立亂不定變不弭臣未之聞也

○直隸巡按潘汝禎謹題爲條陳薊鎮事宜仰祈裁議舉行以重秋防事臣觀薊路一帶一墻之外虜卽逼處以故薊之防守視他鎮宜密薊之功令視他鎮獨嚴而今日之薊何如哉意氣頽于承平膏脂竭于撫賞數年以來一切睚虜媚虜養虜之驕者雖漸去其故而要之邊長則綢繆之難力分則聯絡之難犬羊豢養則操縱控制之難故以夷情言之三表不絕五利未收濫惡之物非不禁也暗加之